詩語背後

●木 木

虎門：海門與國門(下)

1840年6月下旬，英國正式派兵封鎖珠江口，這通常被視為鴉片戰爭爆發的標誌。英國的作戰意圖是通過封鎖廣州、廈門等沿海主要貿易城市，截斷中國的海上貿易命脈。由於林則徐在廣東早有防備，英軍封鎖珠江口後未敢輕舉妄動。林則徐的「硬扛」決心與清廷的「剿撫」策略互相作用，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使英國人無機可乘，只得另尋突破口。他們留下部分艦船繼續封鎖珠江口，主力則繞道北上舟山群島，攻佔定海，作為下步行動的據點。

定海之戰，陰差陽錯成了鴉片戰爭的首戰。歷史似乎在這裏開了一個玩笑，幾十年瀰漫在南海的滾滾硝煙，卻在千里之外的東海點燃了炮火。正如鴉片戰爭終戰條約在華東簽訂，割讓的土地卻是華南的香港島。定海陷落和《南京條約》一頭一尾，在鴉片戰爭中如此具有標誌性，以至於人們或多或少忽視了廣東戰場在整個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歷史意義。

其實，鴉片戰爭三大戰場，廣東戰場始終決定着戰爭的走勢。如果把戰爭進程與戰前貿易摩擦及戰後國際關係演變視為一個整體，這一點就更清楚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廣東戰場的戲劇性轉折，折射出晚清社會複雜的政治博弈和社會矛盾。英軍正是對林則徐經營的南粵防線有所忌憚，才捨近求遠，北上騷擾東南沿海。戰爭初期閩浙戰場的拉鋸，大沽會談及林則徐被革職，清廷戰爭策略在「剿」與「撫」之間搖擺，主要依據仍然是廣東的局勢。

1840年7月，英軍攻佔定海。8月，艦隊抵達天津大沽口外，直接威脅到清廷的統治核心。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前往交涉，即大沽會談。英方遞交了外相巴麥尊的照會「向皇帝要求賠償並匡正」，中方卻譯成了「求討皇帝昭雪伸冤」。這個翻譯錯誤，讓道光帝以為英國人只是來「告御狀」的。琦善承諾只要英軍退回廣東，林則徐在廣東禁煙辦理不善一事，一定會被秉公查辦，為英國「代伸冤抑」。英方拿到這個承諾後，於9月15日撤軍南下。

道光帝對會談成果十分滿意，認為琦善「片言片紙，連勝十萬之師」，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南下繼續談判，並將林則徐撤職查辦。琦善抵達廣州後，面對義律提出的割地、賠款等苛刻條件，態度十分強硬，特別是對割地寸步不讓。可是，戰爭策略卻以「撫」代「剿」，主動裁撤防務，希望以妥協換取和平。這讓邊防守軍陷入被動，錯失了備戰良機。

義律見談判無法取得實質進展，於1841年1月5日發出最後通牒，隨即下令動武。1月7日，英軍進攻虎門關第一重門戶——沙角和大角炮台。守將陳連升率約千名清軍，以29門火炮，奮起抵抗英軍1,461人及462門艦炮。激戰近一天，因彈藥耗盡而潰敗，炮台失守。此役清軍損失慘重，傷亡人數達744人，主帥陳連升陣亡，而英軍僅傷38人，裝備與戰術的代差暴露無遺。

炮台失守讓琦善驚慌失措，旋即作出重大讓步，承諾上奏皇帝「給英人外洋寄居一所」。義律利用這個尚待批准的承諾，單方面宣布雙方達成初步協議，即所謂《穿鼻草約》，內容包含割讓香港、賠償煙款、開放通商等。英軍根據這個單方公告，於1月26日強行佔領香港。與此同時，英軍的進攻並未停止，繼續「以打促談」。由於琦善裁撤防務，虎門防線已遭削弱。當關天培在隨後的虎門大戰中向琦善緊急求援時，琦善因「有礙撫議」而拒絕派兵，致使關天培孤立無援，壯烈殉國，虎門全面陷落。

香港被佔，虎門失守，朝野震驚。道光帝感到被琦善蒙蔽，大怒，以「擅自割讓香港」等罪名將其革職鎖拿，改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督師廣東。戰爭策略由「主撫」轉為「主剿」，清廷向英國宣戰。1841年5月21日深夜，奕山派水勇在白鵝潭火攻英艦，結果一敗塗地。英軍乘機反攻，於25日佔領廣州城北制高點四方炮台，居高臨下炮轟廣州城。奕山大受驚嚇，在城牆上豎起白旗，命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求和。

5月27日，余保純與義律代表中英雙方，匆匆簽訂了《廣州和約》。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主要內容有三項：一是清軍必須在六日之內撤出廣州城60里以外；二是向英軍繳納贖城費600萬元，款清後英軍退出虎門；三是賠償商館損失30萬元。事後，奕山謊報軍情，將戰敗說成英人「乞恩通商」，將贖城費說成歸還商欠。道光帝深信不疑，予以允准。

英軍佔據廣州城後，四出騷擾劫掠。5月29日，有英兵闖入三元里，調戲菜農韋紹光之妻，村民憤而擊斃數名英兵。隨後，三元里附近103鄉民眾在古廟誓師，以「三星旗」為令，約定「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5月30日，村民誘敵至牛欄崗，適逢大雨淋濕英軍火藥，近萬民眾手持鋤頭、鐵矛痛擊侵略者，英軍死傷慘重。5月31日，數萬群眾包圍四方炮台。義律被迫向官府求救，奕山急派余保純以欺騙和威嚇手段強迫民眾解散。次日，義律帶着清政府支付的600萬元「贖城費」，倉皇撤離。



●安放在珠江入海口山頭上的鴉片戰爭遺物——清代鑄鐵古炮 作者供圖

從5月25日至27日，英軍用了三天時間攻下廣州城。從5月29日至31日，三元里民眾也用了三天時間把英軍趕出了廣州城。英國在華南的戰略意圖全面受阻，只得再度揮師北上，擴大侵略。這場「官敗民勝」的強烈反差，不僅暴露了清廷軍事制度的落後，還折射出晚清在對外戰爭中的結構性困境，終將中華民族帶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三元里人民的抗爭，則預示了此後百年中國反侵略鬥爭中民間力量的覺醒。

想當年，林則徐依山築工事，橫水鎖鐵鏈，關天培誓與炮台共存亡，士卒效死。侵略者孤軍萬里而來，阿姆斯特朗大炮破空而出，飛鳥難越之工事頓為朽土，魚龍不渡之鎖鏈反成自縛。非兵不利也，非戰不善也。實乃閉目塞聽於天地翻覆之際，自我陶醉於天朝聖制之中，滿腔熱血，徒鑄笑柄。今虎門大橋如長虹跨海，精魂破繭，翩然越過舊時關隘，以開放自信之雄姿，馳騁於九天寰宇。感念於此，賦《虎門懷古》寄意：

大河落日卷驚濤 勳業千秋逐浪消
鎮海炮台終作土 橫江鎖鏈竟成嘲
偏安斗室無長夢 抱缺金甌愧聖朝
幸有銷煙星火在 翩然飛渡化虹橋

豆棚閒話

●周軒諾

有酒今朝醉

月前筆者生日時，收到相識逾30載的同窗偉新兄發來訊息祝賀，聊天對話中偉新兄打了「活在當下」四個字，我深表認同。是的，世界上無一個人會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會在哪一刻戛然而止，豈能不活在當下呢？但筆者認為在活在當下四個字後面應再補充多四個字——及時行樂，就如同香港填詞巨人盧國沾為歌曲《戲劇人生》所寫的那幾句歌詞：「快樂時，要快樂，等到落幕，人盡寥落。」戲劇人生終有日會閉幕的，不要待生命即將落幕之際才悔恨自己的一生原來活得不夠暢快、不夠盡興。

相信大家在觀看電視劇或電影時都碰過這些劇情——某些角色被告知不幸患上絕症時，總會在診症室內衝口而出地問醫生：「醫生，我還剩多少天活？」然後醫生望一望電腦，煞有介事地回覆：「大概一年。」細心回想，若果這些情節在現實出現，即是一個病人問醫生自己生命還有多久，醫生給的答案，只會是醫學上的判斷，即根據過往病例、經驗，來評估患者現階段存活的日子概率是多少，醫生萬萬不會明確告知病人還剩多少天時間，萬一說錯了怎麼辦？醫生不怕被追究、被質問嗎？醫生也要保障自己啊。而且，生命還有多久，確實是說不定的，就拿剛提到的一年例子來說，病情一旦迅速惡化的話，一年隨時變一個月，又或者患者的生存意志力強勁，有一股要活下去的狠勁，令到身體抵抗力猛然提升，於是，一年隨時又可以變30年，即俗語所講的醫學奇跡，新聞之前不是報道過某某絕症病人周遊列國、逍遙快活後，體內癌細胞突然銷聲匿跡嗎？

由是觀之，哪怕是妙手仁心的神醫，都不能夠確切地道出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到底會在哪個時刻終結。在香港演藝界德高望重、夙負盛名的十位重量級人物——鍾景輝（King Sir）、劉紹銘（Ming Sir）、謝賢、劉洵、梁小龍、陳觀泰、施南生、苗金鳳、朱維德、黎彼得先後於今年辭世，十人皆享高壽，可坊間依然一片痛惜不捨，只能嘆句：神龜雖壽，猶有竟時。但至少他們的生命璀璨過、綻放過，可說無憾。

生活和生命從來都不容易，一大堆糟心的事無日無之，自己的，身邊人的，就算與生俱來是個家財萬貫的大富翁，一樣會有糟心事，因為他/她也要為身邊摯愛生病而苦惱，他/她也要為花錢買不到的東西而惆悵，就算是富翁，一樣有失意，一樣有病痛，一樣有難過。

生老病死伴隨着的苦困，世人無一倖免，所以自己要看得開，要苦中作樂，要自得其樂。別人瞧不起？隨便，無問題，反正每個人在其他人眼中，都只是「其他人」而已，即使是天王巨星，彼此終有一天也會化作一縷青煙，氣什麼？

「看得開」的廣東話叫「睇化」，儼如許冠傑《有酒今朝醉》歌詞所云「人地窒兩句，濕濕碎，我都嚐聲吞咗佢」、「回頭望過去，始終果句，有酒應該今朝醉」。

回到文首那論調：很多人臨終前一刻才猛然醒起，原來自己人生大部分時間都是戰戰兢兢、鬱鬱寡歡、耿耿於懷地度過，真正快活的日子少之又少。故此聰明的人，生活虐我千百遍後，仍會選擇及時行樂、有酒今朝醉。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雞蛋摸過都輕幾両」有典故嗎?



雞蛋摸過都輕幾両/雞春摸過都輕四両
(雞蛋畀佢摸過都輕幾両)

由「未成肉」這三個字組成的「鶨」，讀「春」、俗寫「春」，有「卵」的意思；所以就有人叫「雞蛋」做「雞春」。這個俗語用來形容某人只要有物資或利益經他手都會被「抽水/揩油」，從而引申此人「專搵人笨」（愛佔人便宜），屬「靠唔住」（不可靠）之類。

同樣突顯人性的貪婪，民間流傳以下兩句：

雁過拔毛
(雁飛過頭頂也會捉牠拔幾條毛才放牠飛走)

母雞從我家門口過，也要讓牠下個蛋再走
(雞雠經過我門口，唔屌粒蛋咪想走)

廣東人「語不誇張誓不休」的作風屢見不鮮，從以下幾個個案可見一斑。

個案1：

「批個頭落嚟畀你當櫈坐」的意思是：如果某事情發生了，話者就要把頭劈下來給聽者像椅子般坐。

常言道：「不怕一萬、至怕萬一。」要是發生了，又會不會真的把頭劈下來呢？所以這樣說只是強調某事情絕不可能發生而已。

個案2：

就母雞路過某人家門口的場景，他有何方法可迫使牠下蛋呢？

資深雞農可告訴你，即便你用刀砍牠也達不到下蛋這個自然而然的行為。

個案3：

就「雞蛋摸過都輕幾両」這個俗語，單憑淺易邏輯已看到以下兩點：

1. 摸雞蛋的人是神仙、道士還是魔術師，竟可使法術或掩眼法令雞蛋變輕。
2. 一般人都知道一隻雞蛋不過一二両重之間，怎可能摸過之後重量變成「負數」。

這兩個明顯不過的破綻足以證明此話也是誇張之作。不過，如果你問AI有關這句俗語的由來，它們多會告訴你這是有典故的。

筆者在本欄曾多次指出「有俗語必有典故」十居其九是虛構的，且看看今次又如何：

在以前的菜市場賣雞蛋是按重量計算嘅。有無良商販或者極度斤斤計較嘅人，喺經手或者摸過隻蛋之後，唔知用咗咩掩眼法或者刻意「扣磅」，令隻蛋平白無事「輕咗四両」（或幾両）。

按重量計算，無良商販應想盡辦法令「過磅/上秤」的雞蛋「重一點」而「多賺一點」。「扣磅」使雞蛋「輕一點」的手法只會令買雞蛋的人「少付一點」，那這類商販是故意「益街坊」而非「呃街坊」（騙街坊）了。

就這樣的謬種流傳，筆者在此間進一言：

作為任何人或如今被世人依賴的AI，凡事應就其發展判別可信性，而非因坊間有文字記載便照單全收；尤其AI已具備超凡的理解能力，更應為人們把好這一關。

筆者認為「雞蛋摸過都輕幾両」這樣理解：

「雞蛋」不是什麼高價值的東西，某人「摸過都輕幾両」正是指他也會從中「抽水/揩油」，盡顯其貪婪的品格。

詩詞偶拾

●范詩銀

南浦八章

南浦・冬雨

秋早北冥雲，駕長風、來紡南溟冬雨。橫扯黛簷涼，為嘶醒、排扇素窗曾敘。何其案上，洇勻錯落伶仃句。拼碎殘斑蒼瘦影，知是故人歸旅。

依如雕虎盤龍，盡遣它、張甲膨毫飛去。白練過青灣，喧聲起、簾捲樹搖波語。天邊墨縷，已將穹碧鳴鷗許。聽醉前方消息好，還拍一彎虹舉。

南浦・寒花

枝上繡梭紅，正欣然、織就綺森嘉樹。孤朵玉蘭開、將羞赧、留予舊篇冬譜。香薰九里，葉間新蕊誇風度。偏與嫣紅和妊紫，情奪目牽難賦。

流雲急雨凝寒，換了個、冰綃霜結清露。百艷自爭先，超時與、喚卻早春相顧。蜂回蝶舞，歲月呼得晴空住。且把枯心來料理，休負這般眉嫵。

南浦・琴夢

十五載揚州，抱明琴、流水廣陵三弄。何曲最銷魂，關山月、吟醒幾多征夢。御風背雁，立心天地霜和凍。鋒鐵旌旃貫若虎，蹈磧踏砂豪縱。

塵頭嘯影依稀，貝加爾、揮戈仗戟飛鞚。北騎又西來，雞鳴塞、悄把柝聲相送。絲徽漢宋，潑酒拋淚英雄塚。也擬肩鋤歸月下，星撿雨栽花種。

南浦・鳴鳥

脆語破窗來，這般勤、啼亂曉晨霞綺。歡調顫輕梢，輕風過、輕剪淡雲晴霽。鳴花喚樹，漫濡馨露和香涕。呼過新朋同故友，同醉快哉聲裏。

癡心可悟癡情，笑癡鳥、癡腔傳遞癡意。舊色那時顏，皆如此、妙想秀音難逝。靈犀夢底，一點通透人間氣。南浦重歸聽俊唱，嬌響翠陰閒倚。

南浦・靜街

路抵草坡青，爾何時、靜美短街輕挽。南北小樓低，明窗外、花在長籬開滿。雲招影綠、葉飄露滴風繚亂。車去人來皆了了，偶有笑容重演。

涼階閒坐怡神，送白雨、斜絲幾分溫暖。野鳥自翻飛，啼聲裏、多少舊思柔軟。似曾遇見，有情相識無情遠。同是球村三五月，懸在角簷誰管。

南浦・棧橋

潮送月星明，是哪般、不許浪旋雲走。為待纜繩拋，歸心繫、如約雨停風後。灣寬笛斷，雜桅斜處孤帆秀。波上舷頭鷗又近，笑說那年時候。

回回閒倚遙思，此一棧、幾多夏肥秋瘦。相別手頻揮，空來對、焦尾苦吟悲奏。辭遷玉漱，眾生無語蒼天叩。本以來生連往世，還道這天依舊。

南浦・藍花楹

冬末向天開，萬片藍、駕得海風飄雪。繁蕊結高楹，三分紫、描就地天邊闊。香輕綠淡，如雲花染春初熱。波蹈瀛洲鄉國遠，猶濕半襟瓊屑。

應知學子情深，競炫在、筆揮墨酣時節。鮮色繡金函，爭為報、折卻鳳枝鳳葉。百靈畫蝶，蔥亂梢尾青芽裂。草木無心人自惜，涼了一街明月。

南浦・鄰舍

歡悅闈東鄰，夏復春、漸見樹高花美。西舍養芝蘭，朝和晚、相送綠冬秋翠。娉婷倜儻，頑兒嬌女車同珮。蝴蝶幽蓮金石斛，還有素冠珍卉。

匆匆曉旭流光，更幾度、捲風疊雲流水。西照鍍餘暉，悠閒地、面對夕陽無愧。蠻荒嫵媚，載着來去人生味。逝者斯夫如歲月，呼我舉杯同醉。

浮城誌

●周落詩

小雪宜小

翻看案頭的枱曆，目光落在「小雪」二字上，忽然發覺古人為二十四節氣取名時，格外偏愛「小」字：夏有小滿、小暑，冬有小雪、小寒。四時流轉間，彷彿參透了一條樸素的道理——世間萬事，最舒服的狀態，往往不在求滿求盛的「大」，而在留有餘地的「小」。「小雪」是個分寸剛好的節氣，此時秋意尚未退盡，街邊的烏桕與銀杏還留着半樹黃葉，北風雖起了勁，吹在臉上卻只是微涼醒神，遠未到刺骨的時候。寒意才露了個尖角，天地間似冷非冷，像一首曲子剛起頭，給人留足了添衣入冬的緩衝。

節氣如此，過日子的節奏又何嘗不是「宜小不宜大」？

曾經，我習慣把快樂寄託在「大計劃」上：非要攢夠七天長假，才肯動身去遠方看山水；非要湊齊一桌子老友，才覺得值得聚上一回。結果長假難湊、人也難齊，許多念想在等待裏擱了淺，反倒把眼前的日子過得緊繃倉促。

這兩年性子慢下來，我才在初冬日常裏嘗到了「小」字的甜頭。周末午後不必遠行，順着有太陽的老街慢走兩站路，路過炒貨舖買半斤熱板栗揣進兜裏，兩個鐘的微風便夠吹散一周的疲憊；想見朋友也不必組大局，晚上約上一兩位知己，在巷口小館點一隻砂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近況，散場走在夜風裏，心裏比赴完十人酒席還要踏實。

對待手頭喜歡的事，守住一點「小」，反而走得更遠。從前總盼着騰出整塊空閒寫一篇長文，結果常對着空白屏幕落不下筆；如今白天再忙，睡前我也會留出半個鐘，泡杯熱茶，讀五六頁書，或是隨手記下三五百字。不貪多，不求快，像初冬零星落下的細雪，落時無聲，日子久了，回頭看竟也攢下了厚厚一疊。

小雪之「小」，是微寒初起時的收斂，也是不貪多的從容。在這初冬時節，不妨把宏大的執念放低一些，喝一盞熱茶，赴一場小聚，攢一點日進一寸的歡喜。把心安頓在這些微小的暖意裏，冬天再冷，日子也是溫熱的。